

續資治通鑑長編

四十二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四之一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日大雪

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躡禱于天及巨而霽百官就列既

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扶上

出出庭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

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

樂邪彥博知上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已未契丹

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

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

中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官中飲酒稍多今不

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

閣久之召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

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

上暴得疾係宗社安老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

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

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比自聽命及夕皇城

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

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上

自禁中大呼而出口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

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

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

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

諛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

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

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



者惟十閤宮人而已 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

詔行之兩府謀以 上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無名 辛酉

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

設淫宿于殿之西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

彥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 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

禱于岳瀆諸祠壬戌 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 上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

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

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

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

上神思浸清寧然始不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未

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

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

九十一

二

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

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乃

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

曰在軍職中最為良謹彥博曰可保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

有怨於彼誣之爾當亟誅之以靖眾眾以為然時富弼以疾

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

捏其膝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 上疾愈沆譖彥博於 上

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 上上意乃

解蘇頌作孫抃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不得

待宰相因抃言乃扣關入禁中按上以元日不妄初上日宰

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今不妄初上日宰

志聰此際范純仁行狀以疾在告王堯臣捏文彥博膝皆

從司馬光記聞弼責志聰記問亦有之記聞又載樞密使王

日謂同便門入中書彥博執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

乎恐此事亦未必然若然則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問候

兩府安得無隙今不取

于內東門餘皆罷之 丑辰御延知幾 帝康復丙午

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
月客星夜出晨東方守天闕至是沒 閏三月癸未朔密

副使給事中王堯臣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給事中參知政
事程戡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詔

閣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辛卯翰林學士王洙為翰林
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

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洙罷一學士換二學
士且兼講讀國朝未嘗有知諫院范鎮請追還過恩且令洙

依敞例出補外官又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為學士時進
不由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

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
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敏厲嚴深長

於政事 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莫知帝後於邇英
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蓋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議者

謂 上性寬厚無宿怒去 夏四月丙辰翰林學士兼端明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兼龍圖閣學士落翰林學士淑

復召入翰林未閱月御史中丞張昇等言淑姦邪又嘗匿服
亟罷之 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御史言李淑姦邪不當為

翰林學士切緣李淑屢為翰林學士皆以姦邪罷去不待彈
治而後為可廢也御史言之朝廷不即施行劄付李淑使淑

自御史中丞而下一歷加誡此言又諫官言王洙嘗於員外孫翰
林學士又以待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皆是壞典故以僥倖干

進事理至明白朝廷亦不即施行劄付王洙使洙妄稱與臣
有隙苟自求免此大臣不任責負以至煩瀆聖聽而虧損國體

也臣切惟陛下置御史諫官者使言朝廷是非也直執政大

臣者使為陛下辨是非以處決朝廷天下之事也人御吏諫
官為陛下言之而大臣不為陛下辨之反以彈文示洙淑使
相紛辨是何異州縣長官不為百姓辨曲直而令百姓自相
鬪辨也御史諫官所言是與不是而已如其不是即當明正
其罪以戒妄言如其是亦當即與施行今不即與施行仍以
章奏示被彈之人而使紛紛如此臣恐朝廷之事益多而陛
下之聽愈不得簡聖慮日以煩也 端明殿學士左司郎中

集賢殿修撰知鄭州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
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為曾開門
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請更定選舉補蔭之法知諫院范
鎮請見任二府止許蔭已之親兄弟父之親兄弟父之兄弟
之子正任團練使以上蔭曾孫知雜御史以上蔭孫帶職官
外郎諸司副使止蔭子其歲奏一人者三歲一奏之侍御史

之
之

九十七

四

母湜請見任二府節度使以上再經乾元節蔭親屬一人知
雜御史閤門使以上遇郊一奏薦餘必再經郊科場取士百
司入流悉減半罷內臣蔭子孫及輸錢粟授官下兩制議而
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
蔭二人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子者
皆倍之內臣母得過二人嬪御皇族約此為法罷南省特奏
名百司入流者如吏部格弗聽減年或換武遂勅中書樞密
院裁定於是詔見任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史知雜悉罷
大功親再遇郊蔭小功親即中帶職官外郎初遇郊聽蔭
子若孫再遇郊蔭其親四遇郊蔭大功以下親初該蔭而
遇郊蔭大功以下親初該蔭而年六十無子聽蔭其親皇族
大功以上妻皇族大功以下妻會要再遇郊亦聽蔭期親庶
作皇親大功將軍以上妻
南東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奏子孫若親兄弟一人益梓秦
廷并賈知州陝西河東河北廣西帶一駱安撫使知州及益

梓利夔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聽奏親屬已有官入優便地一人若子孫仍升一資京朝官升一任其負外郎知州而理監司資序舊得蔭者罷之嘗任兩府分司致仕遇郊奏聽旨分司大兩省官以上降一等郎中以上子孫未有官許蔭一人止凡致仕恩大兩省以上降一等郎中負外郎許奏子孫若弟姪一人母得奏同宗無服之親三丞以上止與親屬從優便官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無得過其數皇祐四年不見此二百擢至和二年十月己酉王上奏疏亦止止皇祐四年不見此二百擢至和二年十月己酉王上奏疏亦第出身凡五百二十人限以四百必在五年三月後志字或誤也志上卷亦無年號下卷乃爾當考罷南省特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無得叙勞減年及換武明年三月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二百二十六人同出身又賜諸科此云罷南省其武臣閣門使已上至節度使觀察留後統軍上將軍樞密都承旨及管軍節度觀察留後龍神衛四廂都

九十一

二

指揮使捧日天武龍神衛左右廂主帶遙郡團練使已上遇郊蔭大功親再遇郊蔭小功親諸衛大將軍諸司使樞密副都承旨副承旨諸房副都承旨已上再遇郊乃聽蔭子若孫及暮親初該蔭者遇郊即聽或已該蔭而子孫今未有官者亦在此自後須再遇郊始聽之諸衛將軍副使樞密院逐房副承旨以上再遇郊乃聽蔭子孫陝西河東河北緣邊部署聽奏親屬有官入優便地一人若子孫與減磨勘年諸路鈐轄除廣東西及知邕州宜聽蔭子孫及暮親外益梓利夔四路但聽奏有官親屬入優便地子孫與減磨勘年諸司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聽蔭子若孫一人如無子孫降等蔭其親或子孫已有官願升資者亦聽餘並依累降條約此據成都編錄史遂削去武臣一節蓋此類自是每歲城入流者無慮三百文臣即可知然要未備也負此據文同所作母凝墓誌當考墓誌國朝任子之令此世長為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人入流既繁仕

路紛雜深疏其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廢已謂久今源
之不已退時之益隆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
負其源少清孤貧者獲敘進范鎮奏議國史所取甚多
取奏葉詳注之鎮言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雜御史以上
蔡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
奏一人自帶職負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
歲奏一人自帶職負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
孫之品限而旁及疎從所以入流浸廣仕路益難臣欲乞見
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李士正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
得蔭曾孫知準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負
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
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者自有
京官試銜齊郎之別武官亦宜如是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
奉禮郎下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所以廣親愛之道臣
切以為不然兄弟叔姪不相及於朝廷爵賞則輕加
著為不可也臣欲乞除品令得蔭外朝廷必欲徇其私愛加
惠旁宗但令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藝自隨利日貢奉課試
中入流者自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與奏旁親
又言唐制皆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亦無一歲二歲三歲之差
惟以品數為限今諸司副使才比太子中舍而與帶職負外
郎同得任子為太優幸欲乞諸司副使須歷路分鈐轄以上
差遣方得奏補以此負外郎帶職者固朝典章大抵皆習唐

九十七之一

九

故以其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補之法未盡循用蓋因初天下
新定其人未集仕至有數遺富人使為官者故於兄弟叔姪之
制未定皇暇也今太平日久入官者眾其於條革非稍放唐制
不可伏乞檢會臣前奏令執政大臣一處參酌施行又言切
聞議者欲自兩制以上二歲奏一人郎官以上六歲奏一人
郎官仕官非三十年未能至乃是陳力之人今既有品數又
限以年切恐未均未能至乃是陳力之人今既有品數又
下必怨下怨則行之不久已卯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
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先是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
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黯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及是乃奏他
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問如此嘗聞先朝
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
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言以謂非人主推赤心
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義即時追寢前詔黯謂作
黯行狀獨不書此不知何也又不知即追寢五月甲申詔
前詔謂先朝之詔或至和二年七月詔也
以九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就支南郊賞給左千牛衛大
將軍宗寶幼卷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

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 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

恐宰相文彦博劉沔富弼勸早立嗣 上可之參知政事王

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

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實 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

嗣既具藁未及進而 上疾有瘳其事中輟 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計述要

當以龍川別志為得實蓋彦博等私議 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末又上爾其詔草亦非偽也蓋當日群臣預此為奏可即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爾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俟考詳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彦博同為宰相則誤今不取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

曰陛下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

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

且敢不以 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

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

惟 宗廟社稷計以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 宗廟社稷

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

而陛下方以 宗廟社稷計為念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

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

之之術非明即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 宗廟社稷

之計定矣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按

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

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 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

周王既薨 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

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觀 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

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

審之決之以定 宗朝社稷之至計非獨自蒙更生之賜乃

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鎮奏疏並不載於實錄蓋

追載周王堯 實錄鎮所修不欲自表見爾今悉以月日

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

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

可亦豈得中輟也 己丑御史中丞張昇等言近聞知諫院

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切以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

官凡所奏陳動關機密自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

得上殿比聞聖體漸康况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

之事甚多若祇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乞特賜指揮

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勇騎首乘之安期至即命

大築城方 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質計數百步令

其下曰敢有一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延袤六

里 六月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

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乱以

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

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 宗朝社稷

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佑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猶上有謫

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其或者豈非

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厭祥異明白丁寧謔言誠

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

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乱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

謫見妖星之敬言誠思所以固 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

中外臣庶之憂感思所以被茲雄陰賊之窺覲斷宸衷發天
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
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
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
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
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
不休哉臣職在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
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
鼎鑊此據趙抃奏書 癸亥御史中丞張昇等言臣等於五
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尋聞已奉聖旨
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蓋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
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
對故為沮遏臣等遂於今日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

之五年

九十七之二

九

殿因依觀宰臣已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
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袞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
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
何從而知之臣等切謂言路阻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
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
敢以瑣細事務上煩宸聽尋有詔許中丞上殿 庚午殿中
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人臣之進言者捨其
急而議其緩則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
而務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王不惡逆耳之言是
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少有不
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惴惴然憂懼若蹈冰炭間
雖痊平而民間猶有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
彼口不得言而中心惶惶何所不慮也陛下何不試思其所以然

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
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可乎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皇孫為太子中外
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
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
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
危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
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
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今夫細民之家有百
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
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下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
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踈者庸足恃乎切惟
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 祖宗者未嘗不

九十七之一

勤身苦體以奉承之况 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
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
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
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禮太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
者為之子也故為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
而親親也伏惟 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
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 祖宗艱難之
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遴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
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僅養欲然或且
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
天神地祇 宗廟社稷實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群臣兆民其
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有漆室之女息魚君老太子幼彼匹婦
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危矣况臣食陛

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之典冊之府非比於涿室之六
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
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
不勝憤滿之誠 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
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与鎮書言此
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
言之益力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關折壞
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數系祇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
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
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違詔止
之曰方 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衆且使
後來者不入耶 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河東河北京東西
陝西湖北兩川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平
原出水衝折都門以至宰臣領徒監掘堤復其為災變可謂
大矣然而災變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災變亦宜有術伏乞陛
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
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庶幾招徠善祥
以福天下已卯詔群臣實封言時政闕失 范鎮又言伏見
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夫雨不止此所謂水
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違天時則水不潤下
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祇 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
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非不禱祀也然而上
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 宗廟也宗廟以承承為重故
古先帝三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
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撰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
之以政系天下人心竦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

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

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以塞天變鎮以五月三日初上疏云兩月餘則當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謝晴以前或兩月餘守誤更詳之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

仍日引一班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群臣

癸未禮院言按明道元年天安殿恭謝設太祖太宗配

位又皇祐五年南郊三聖並侑今請大慶殿設吳天上帝

皇地祇位以太祖太宗真宗並侑前一日享太廟詔

恭依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

行賑貸水災州軍若蕩漂廬舍聽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

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丙戌賜河北路

詔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妻

賜錢三千餘二千文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

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

地或以告翰林學士歐陽脩脩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

曰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

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切以雨水為患自古

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淦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

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彼胡人畜死者不知

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筏露居上雨下水

壘系羸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

浮出骸骨飄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閔生者既不安其室

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

方奏報無日不來或去閉塞城門或去衝破市邑或去河口

决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

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

惕

也

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咨詢，異以消復，切以天人之際，影鄉莫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虞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自愚謂非小小有為可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又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君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在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乃

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古帝王建立儲副，則以承主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

諸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顛陷于大禍後晉遂
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
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
家大計當審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不欲
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
陛下服藥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
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
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隆
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
君之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聖躬康
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群臣
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
之豈不美哉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

五百九十七

九十七之一

十四

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
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
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
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爾
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
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
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
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
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目前奏使執政
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世所謂五行災異之學
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
六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逮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韓琦舊傳云殿陽脩因水災而上疏皆留中脩傳亦云水災時嘉祐元年事而脩傳乃必作摠副後載之誤也脩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弼蓋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闕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

之五十五

九七之一

十五

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說以誤大事使萬一蒼卒之際柄有所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冊為後世歎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開力爭致宗社無本懋彰結群臣感乃瘡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大乎此范鎮疏云三十五年吳奎云三十四年奎蓋誤也當作三十五年奎疏云不得其時因殿陽脩疏附見脩內制至外制官職亦相近也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一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彊有盤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係繫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又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其衆所附

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
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景初數
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
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
或以致變大目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
庫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州軍其人戶預買紬
絹權與倚閣 庚寅遣官謝晴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
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於事職雖多益喜癰疔作猶
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武康
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
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
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是月有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
長丈餘

嘉祐元年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竊以爲國家者必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前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夷狄侵盜是又不然夫夷狄侵盜不過能蕩擾邊鄙之民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彼三者是舍其肺腑而救四支也不亦失乎借有高才之臣能使復九河

渠渠五

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爲之防哉切意陛下洞照安危策應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袂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朝廷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癸丑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裏行且中復乞
召拯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
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大深請如中復所奏召
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
出身 是日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五月間二星相繼西流
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
是時朝廷不知觀天之變以圖消復又不知爲防以備其災
才及一月而都城大水居民室廬及軍營漂壞者不知幾十
萬區天變之不虛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出東方孛于七星
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
兵至欲陛下與大臣相敕諭以求消復之術不可晏然復如
前日也陛下自正月不豫至于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群臣
稀得進見設有得進見者又不與謀天下大計天下之人其
六百

六百

九十一之二

二

心皇皇所以感動上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乘間觀變起
爲盜賊如大水之入都城者乎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
爲德以畏天爲心至于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
朝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
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爲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
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
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
奉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 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
前後六奏 宗廟社稷安危大計而兩奏親納中書歷月踰
時寂然不見有所猷爲此鎮任言之責不可以不待罪也古
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魯不合則
去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晉惟其意之所之今天下一統鎮
去而何所之乎惟有待罪而已相公又教以不可劾千名希

進之人鎮退而切自惟念不敢奉教而決然為之者蓋當此
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尚安
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夫事有緩而不可
急為者亦有急而不可緩為者當緩而急當急而緩其為患
均天之見變亦然流星與彗之變是也今彗之變當急而朝
廷尚欲緩之此鎮寧死於朝廷之刑也伏願諸公推方鎮之書
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之死放鎮歸田解
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
奏 宗廟社稷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
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
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之為大臣而不欲為 宗廟社
稷計非所謂大臣也臣切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

五八

九十七之三

三

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
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
使其自擇死所 丁巳鎮又言臣伏見天禧二年六月彗星
見未幾而冊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 真宗皇帝只有陛下
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 真宗皇帝遽立陛下為皇太
子者欲預定其分塞覬覦之路也非私為陛下也為 宗廟
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
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 宗
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
君臣晏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
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
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

宗廟而不為宗廟計故天又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
來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終
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已視民有壓溺之意
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為宗廟社稷計以答天譴乎
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萬
死之罪以臣言為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臣轉
官遷職也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
章事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間青驟貴相與推說
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墜路不得行上自正
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大生角數有光怪知制
誥劉敞請出青于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今
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然後憂寧方負青無使負國家

五十九

九十一

四

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
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
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
陽而眷人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
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
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三篇備
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
洗滌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三司使工部尚
書韓琦為樞密使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侍郎
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
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
萬蜀人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
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
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
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
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
堙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
富弼讀方平奏 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 上太息
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方平
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
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甚年而京師有五
年之蓄或云方平集奏議詳載 先是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脩稱譽富弼於 上前弼
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既不如志因加詆毀且
求外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詆毀事據司馬記聞當考 是夕彗

九一七之二

五

星滅范鎮言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
速定大計以答天譴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
足以動聖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
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
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必以死請
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勅
未敢祇受鎮又言臣本為諫官有言責言不見從故闔門待
罪待罪之中除臣知雜御史是臣之言責益重也使臣何以
處之若陛下寬臣之罪不實以死即乞解臣言責使歸館供
職或除臣遠小處知州差遣則陛下再造之賜於臣為無量
也 甲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
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
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抃鎮阿黨

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呂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呂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呂之私便也

初奏十五日甲子也二十日丙寅奏今止存夜奏

范鎮言呂切

聞趙打囚除呂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同乞准旬一小郡者初呂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陳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曰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呂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陛下既宣諭呂容臣却與御史理辨自後兩奏仍乞榜朝堂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子姦通臣奏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於朝堂以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誣乞亦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讒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窮究仍乞劄付御史亦不蒙施行切慮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

九十七之二

女

已決乞檢會前奏并今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劄示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架扇以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乖繆終不覺悟反以為能臣若不乞明辨切恐壞國傷化事體不細也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勸課同列議曰勸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詢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爾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緣髮欺君以喪平生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爾同列薦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初李煦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

下其聲大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磬稍清歌乃叶然照萃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璫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鍾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實蘇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璫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令其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曰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

宗

十一卷之二

七

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
如可采伏乞且用 祖宗舊樂以殊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
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况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 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

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
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 聖朝芟夷僭亂
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鬥蓋自上
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廩糧及帛未
嘗不嚴固備鑄擇人而守之况國家勲明閔茂之業豈可不
謹擇親戚可信仕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 太祖
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 真宗宵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
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計之感歎涕泗而
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
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
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
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塞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
迫切之憂安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

豈不深乎邇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
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
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
上而災異伏眾庶喜於下而姦究消至於草木昆虫靡不蒙
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留神財察 時范鎮
亦累奏辨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其言曰臣前
後三准中書劄子趣臣赴臺供職有以見陛下愛臣之深也
初臣待罪陛下不加以罪而又遷擢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
又三降聖旨敦趣之是陛下之恩意於臣篤且至也而臣終
不敢輒輕就者自陛下擢臣為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
日之事乃是臣致命之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賜臣之死則臣
一身之輕何足卹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為 宗廟社稷計則
臣之言任可重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其可重之言者臣之

職也臣之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衆人之公也 宗廟社稷
之計也陛下與其卹一人之私孰若行衆人之公以爲 宗
廟社稷計誠能因大禮定大議決然誕告於庭則陛下收納
諫之名以慰天下人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雖死無所憾也
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職無所負也於臣之初
心亦無所愧也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
田况于 皇后廟程戡于奉慈廟 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
殿大赦改元 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
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
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
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
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蒲三歲者與知州而抃
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嘗

九十一

九

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
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錄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初樞密使韓琦言内外文武
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每遇遷徙須申有司檢
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
定之內午范鎮又以書遺執政曰鎮切以大下之事無
難易而有是非苟是焉雖難必爲苟非焉雖易不可爲
也難易之際又有機焉不可以忽也諸公視今日之事與
前日爲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以爲此日易而可爲則今日不爲難也以爲今日難而不可
爲則他日不爲易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忽也事早則
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及機會也諸公謂茲言已入
今日不可弭茲言他日可以弭乎邪正之不並久矣君子小

人之於天下也常相半君子之欲有為豈能盡去小人而後有為使小人不用事而已譬之陰陽陰進則陽退陽退則陰進當陽之進時豈能盡退群陰使陰不用事而君子之退小人亦使小人不用事也使小人不用事者在君子所為是而已矣今為宗廟社稷計以應天變以順人心以副主上委任之意可謂是矣而諸公以嫌疑形迹處之為忠義而以嫌疑形迹處之此鎮所以請臨卬也三請臨卬矣伏惟早賜裁處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已入為甚難故鎮書及之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給二十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先是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為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中粟自

元
乃
乃

九七之二

十

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緡四十萬疋當緡錢七十萬又畜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辛未草澤宋堂為國子四門助教堂雙流人性宕蕩不事生業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上建儲事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書西止民言頗究時務數為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堅之言其所著書特錄之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臣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者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政事屢害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擇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官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是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臣謀而用之乎與官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官寺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

六

九七之一

一

一

忠正之士則無不以其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官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諛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官官人人喜爲稱譽一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可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起獄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

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

則昌朝遂得傾善善人壞亂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
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摭紳公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
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
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禪補是日范
鎮入對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
臺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決者切恐左
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使邪無識
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為此輩臣
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貺必蒙子孫無
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
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輔佐陛下以為宗
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
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

五十九

九十二

十二

一

廷辨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
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須髮為白至泣以請上
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
廷不能奪也 巳丑新除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
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甲子錄潭州進士揚謂
為郊社齋郎先是蠻徭數寇邊史館檢討張翊言監潭州稅
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蕘以說于元瑜使謂入梅
山招喻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
二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請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卯草
澤黃晞為太學助教致仕晞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
者多從之遊著聲隅書十卷自號整隅子慶曆中石介在太
學遣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
而卒 丙申詔使術官合奏陰者授以技術官仍一次而

上其封贈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將軍母得隔資而授司天
監官聽贈至大卿監正初知制誥王珪言近歲伎術官因緣
進拔者甚衆其合奏蔭者又參用士人之條而無數雜汚仕
塗莫斯爲其請自今各以其類推恩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坊
使奏色長之類仍只許奏一人不惟使世專其藝誠足以革
入官之濫下兩制并伎術官封贈詳定而翰林學士承旨孫
抃等以謂敝官法母得任子及封贈今若以類推恩亦近漢
疇人子弟之法故著此條 上之得疾也賈昌朝結陰右班
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
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 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
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
也史志聰等以其狀曰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
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

曰六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
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
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妾
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
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
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
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觀詔書今後雖遇宸牌
常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壬子兵部侍
郎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樞天府范
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
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
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劉俗謂劉

者為寧則沈素行可知沈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彼言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沈因奏御史去陛下將曰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而昇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沈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沈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 上謂昇曰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亦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也 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 上亦為之感動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集賢殿修撰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江寧府包拯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

九十一

十四

六

敢欺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置太常寺郊社局令一員 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士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無以錄補 丙辰太子中允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緯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矩計光紀今每歲奉祠而祝以位

章閣待講管勾太學按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居太學然不見初除天章閣待講是何月日常考

版皆書其名今有司斥呼非所以恭神之意於是下太常禮
院議定印去之 甲子夏國王諒祚遣祖儒鬼名幸則慶唐及
徐舜卿等來告其母沒藏氏卒初沒藏氏既通李守貴又
通吃多巴守貴憤怒於是殺吃多巴及沒藏氏訛在族守貴
得養諒祚因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 乙丑輟視朝
以諒祚母喪故也 乙亥詔尚書省司勳司封職方駕部庫
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主客膳部屯田虞部水部
自今以未有差遣帶職京朝官領之闕人即差正郎或員外
郎自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得替人如又闕人即差通判得
替員外郎月給添支錢五千京官三千其鴻臚太僕衛尉寺
丞將作監差得替卿監一人月給七千並許伺候合入差遣
仍各差提印剩員四人 是月命宰臣文彥博監修國史初
除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止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為監修
國史至是沆罷彥博始有此命

三十一

十一

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一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八

仁宗皇帝紀三十五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淳脩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嘗薄之士俟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邊吏不能止或為祭歐陽脩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已亥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疎簡善持論每言唐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恍然如自見之故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詔藏祕閣 二月太子太師致仕杜衍退寓南都九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庠陋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才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親故或

立十

言宜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王洙嘗謂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及被病 帝遣中使賜藥掖太醫前往視已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隆終戒其子努力忠孝敏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墳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且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三月辛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試特奏名壬午試諸科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己酉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吏文學 李復圭紀綱云是春以進士及第不落 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家直學士給事中陳顥來求聖容 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

丹主宗真送其畫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 真宗皇帝
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真死遂寢至是遣使再求故命昇等
諭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即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
陛下先已許之今文成即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
屬萬一不聽命責先約而遂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昇等至虜
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
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不能對以未如其請夜載巨石
塞驛門眾皆恐永年擲去之由是世傳永年有神力 庚子
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帝發哀苑中贈中
書令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
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飢勞苦雖敵徂犯之無一
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
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然如不用意者
五十八

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
悉力期其家事 夏四月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為
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
道始置籍次第之 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壞城

郭覆壓死者數萬人詔河北密為備禦之計 己巳主客員
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
以中丞張昇言本臺闕言事御史乞除中復故也

黃州殿中丞趙至忠上契州地圖及雜記十卷 此原正史契
州地圖及雜記十卷 冊傳實錄云
除慶曆五年置此後不復除按置言事御史在元祐後以不
除慶曆五年復置此去四年思誤又自慶曆五年後為言事
御史者石一人至和二年十一月前希言罷後始 卒未通判
闕實錄云慶曆四年後不復除除誤也今不取

黃州殿中丞趙至忠上契州地圖及雜記十卷 冊傳實錄云
上契州小國子孫圖及纂錄事三冊與本傳不同按實錄云
記今具七實錄所稱悉在其間矣至忠來歸在慶曆元年八
月書舍人或中書舍人即兼史職也三年二月又上國俗官解
錄六年五月又獻契丹蕃漢 司天監言據崇天曆己
機事十冊并契丹蕃漢

亥年日當食正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儂宗且者智高之族也據險聚眾數出剽略知邕州
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勅招降轉運使
王罕以為宗且保山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必可勝徒
滋邊患乃獨領兵少境上使人召宗且子曰新謂曰汝父內
為交趾所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餽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
是宗且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且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
班奉職 五月庚辰宗儀使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府軍馬
郭恩與夏人戰于繼道馬死之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
黃道元府州寧府寨監押劉慶被執又死者使臣五人軍士
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單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
八百九十九馬二百八十初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獲
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虜至斂兵

五十五

九十八

二

保

河東毋與戰虜屯月餘食盡而去者屢矣是歲正月沒藏訛
尾領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數萬人又自麟延以北發
民耕牛計欲盡耕屈野河西之田會國人有與之異議者復
召其兵還眾皆空壁去然銀城以南侵耕者猶自若蓋以其
地外則蹊徑險狹多相叢生漢兵難入內則平壤肥沃宜粟
麥故虜不忍棄也於是籍檄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
白草平數十里無虜跡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
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虜去出不意更增一堡以據其地可
使虜不復侵耕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
二旬壁壘可成然後發橫戎臨塞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
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徙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
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虜來耕則驅之已種則
蹂踐之虜眾成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三十里之田虜必

不敢種疑州西五十里之內無虜也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戡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詗者言虜兵屯沙黍浪亘十五里因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為冒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无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戡指以謂恩曰虜已知吾輩出矣道元曰此尔輩為之欲以沮止我又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軍曰天未明可須曉乃過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爾乃行比明至忽里堆虜數十人皆西去數十步恩等踞胡淋遣從騎以胡語呼之虜不應亦不動俄而起虜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長壑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塢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虜自兩旁壅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眾大潰倚方在紅樓見虜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

六十五

九十八

四

定

戡走東山趣城東扶門以入恩與道元皆為虜所執恩不肯降自殺虜尋遣道元還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呂氏為京兆郡君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恩開封人也 癸未

命樞密副使田况提舉修殿前馬步軍司編勅知制誥劉敞言

此時敞在揚州三年十月敞自郵州召還臣伏聞朝廷選官刪定殿前馬步軍等

司編勅條貫誠為要務臣以謂科律雖詳執而用之者或

若不審則獄容有濫今殿前等司所以統諸軍刑罰不少而

鞫訊論決一委胥吏曾無掾曹士大夫參其間即有猾吏因

事侮文其執不難獄者重事人命所繫自古以來未嘗獨任

以吏不關縉紳者也又漢唐大將軍營衛幕府或設軍正議

郎錄事兵曹分職職事其負其眾今誠制度太簡略欲盡如

古難可且每司置獄官一員專典鞫獄令流內銓選補如左

右軍巡判官例如此獄可使不冤刑可使不惧庶幾上副朝

廷欽恤之意愈於專修編勅而已四年六月置檢法賜國子

博士寇誣銀絹五十疋兩誣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初禮

官張師中論謀壇卑陋保章正皇甫定請徙於園丘東鎮安

軍文學參軍鄭孝先以為當在東方長男位禮官與司天監

議曰漢晉祿壇在城南齊隋祀於南郊壇之西南今其地卑

濕宜徙園丘東高爽地甲申改築祿壇於園丘東南丁酉

詔樞密院近臣常舉文臣換右職者自今遇邊要闕人即差

擇以聞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舊皆自投文字乞磨

勘轉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歲滿

前五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舉行之又詔凡舉官已施

行者後雖有改節不許自首及被舉之人無得納舉主尋詔

在部內守官而改節者許發摘同自首法六月壬子以汝

州龍山孔啟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為安逸處士翰

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改退有行義也自趙彥若制策不

入等闕四年遂無應科者上曰豈朕待之不至耶此據張

要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

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長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

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

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

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覆行不如所學並坐舉

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草澤人許本路轉運

錄前丙寅進封兗國公主為福康公主初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戊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

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

只以綸告進內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竊聞兗國公主議行

冊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

主未有行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正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皇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於充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若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秋七月辛卯

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生民休戚繫郡縣政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付之十八路轉運使而預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序或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不勝其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立其間非閭滯罷懦則凌肆刻薄十嘗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重其愁歎憔悴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輒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法曰以公正明斷惠愛為本公正可使糾肅官吏明斷可使決治煩劇惠愛可使卹民之隱苟無數者之長即以補它職其祿賜恩典視轉運使可也其責任法曰唐虞四嶽十二牧二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

今居職者非其人專以辦財賦為職業故郡縣之政不修獨
培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蓋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
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才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
實戶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今歲
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前曆
子歲滿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條其後卒
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
無課第之實授漢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臺
考較為三等仍與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
劇易而褒進之中等退補小部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
職事弛廢不俟歲滿明行黜削於是以致歲滿所上功狀分毀
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實其等亦如
之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

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昏始用行人告夫家采
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
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王封爵已
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
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
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
瑋主昏之人具合用駕帛王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
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壬寅知麟州
六宅使帶御器械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與西人戰斷道塢
而棄軍先入城也 八月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
使程戡提舉初樞密使韓琦言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
圖書為急蓋萬務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
宋受命幾日年矣機密圖書盡在樞府而散逸蠹朽多所不

少臣比到院因北界爭寧化軍士田令檢北界朔州移寧化
軍天池廟係屬南朝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
界至又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
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矣請差官於諸房討
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使聽以備經久之用於定自
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六年十一月乃
成書慶曆誓書正本樞密院既不復存大理寺丞周革但於
廢書中求得杜衍手錄草本因具載焉革平棘人也此據司馬光記
聞 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以後雖今
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空
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 戊申充國公主出
降已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燕于禁中 庚戌韓琦言近頒
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負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道

卷之九

九十八

八

范千

節鎮及并益慶涇四州歲賜錢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
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琦又言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
經廣濟千金外臺祕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閱寶中
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大醫
參定頒行乃詔即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崇文
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為校正醫書官禹錫國城人 癸亥策
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
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
噩廢勘自當改著作佐郎宰相富弼嫌而裁之噩越州人也
噩越州人據登州記王彰不詳居里 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
罷麟南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
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
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

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

降營求恩賞者甚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

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閣門在皇祐二年九月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言臣聞言天下之難

言者不敢冀必外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

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

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

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

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仁賢而未知

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

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

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

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

暇馭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且因此

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其出

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史書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

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

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

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

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

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

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

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左右入而居

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

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

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 祖宗之業承 宗

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决臣前

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

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言狂計愚伏俟

斧鉞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

月 上遣使問病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九月甲戌朔洙卒

賜諡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得諡乃止 庚辰詔內

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李復圭紀聞云嘉祐以前每路兵官內臣或至三四

負猶法者少復圭奏謂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亂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按此時復圭實

從復圭所請否當考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

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理為舉主其在京文

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無得施行從之

之五十一 九十八 十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士禮

部尚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 冬十月甲辰

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令遂頒

行之 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

修撰胡宿為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緩副之且許以御容約

因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儀仗拜謝驚異按昇非送御容者

今不 丙寅詔翰林醫官院自直院以下定以一百四十二

人為額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諡曰壯愍本傳云壯武

同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

一員初三司言商旅於推貨務入見錢筭東南鹽歲課四百

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歐陽修

考乙丑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

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善

議論其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仲淹皆稱道之 已如河北堤舉便糴糧草虞 部員外郎諱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大倉米六十萬斛以振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糗且漕路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初知諫院陳旭言今三司乃前代尚書省卿寺之職而無振舉綱轄之官轉運提點刑獄代還不問才否則補判官請自今擇在部有風迹者為之其常才且令主判南省諸部或與閑郡庶大計之司無容濫入故下此詔 戊戌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檄麟州如光議及郭恩等敗沒詔侍御史張伯王按鞫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

而籍為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 已亥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司封員外郎吳秘上所注太玄經及音義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何涉上所著治道中術三十篇並降勅獎諭 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為多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特官其一子復卒又賜錢千萬復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十二月先是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眾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聽詔沉淪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眾以此毀行

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自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五
洙嘗侍瀟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
廢興 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
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
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
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至久沉且程文偶不
中選旋亦遇貢舉則下無滯才之嘆而天下所薦數既減半
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校書代筆傳義者多
因使權貴富家之子得以監進蓋由人眾有司無繇檢察
若人少則諸偽證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
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進士增試
時務策三條諸科增試大義十條又別置明經科其試法凡
明兩經或三經五經者各問墨義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

六百五十

九十八

十二

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問論語孝經十條策三條分八場
出身與進士等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
為中經周易尚書穀梁傳公羊傳為小經其習禮記為大經
者許以周禮儀禮為中經習春秋左氏傳者許以穀梁傳公
羊傳為小經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
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
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
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謬坐元考官又用孫抃
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說書本在天聖四
年九月王洙請
周禮乃至和元年九月
實錄在明年三月辛巳及十月
羊西公依本志并書之
知諫院陳旭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不足以備 天子
顧問而堪公卿之事近制舉之進用不得專守舊比進士高科
者且循常調試其不才可然後陞擢欲望朝廷約館閣在職



人數限為定員其因任便特授者不以充數應二府及近臣
 每有論薦並令中書門下籍其姓名若員有缺即取其間文
 學行義傑然為眾所推者方得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試
 補親屬庶幾清塗無濫者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
 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眾所推者與
 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陳旭有言可參考 戊辰置銜
 道員指揮兵士以五百人為定額 己巳契丹國母蕭氏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八

九十八

十





